

華洋行
廖伯升校

趙慶者曰蒼蒼
滿地黃者蒼
咀片破風水
自點只如鳥
大樹是焉藤
滿手生風聲
作性少不得
此性理此性
力後此性與
此性觀此性
升此性此性
維齊眼出神性

猶不子不如且
神土增補洗
耳登鼻不見一
片迷雲南北
細細針尾背
胸日月轉刻
前寄信水早不
變批轉信龍飲
風龍剛喉說
其龍說文章體
此氣情暴汁強
而止滿笑後還
悲且道哉姑射
山在甚麼處呢
處處一畫曰在
這處門曰在
子詩三十三
大端者帶得身
北東海神魚打
一海而安

藥地炮莊卷之一

天界覺丈人評 極丸學人弘智集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內篇

無內外而有內外故先以內攝外內篇凡七而
統於遊愚者曰遊即息也息即無息也太極遊
於六十四乾遊於六龍莊子之御六氣正抄此
耳姑以表法言之以一遊六者也齊主世如內
三爻符宗應如外三爻各具三諦逍遙如見羣
無首之用六龍首尾蟠於潛亢而見飛于法界

炮一

惕躍為幾乎六皆法界則皆六蟠皆幾也姑以
寓數約幾言之自兩儀加倍至六層為六十四
而舉太極則七也乾坤用爻亦七也七者一也
正表六爻設用而轉為體太極至體而轉為用
也本無體用者急口明之耳曰六月息曰御六
氣豈無故乎用九藏於用六也參兩之會也再
兩之為三四之會故舉半則示六而言七則示
周曾會來復周行之故者耶寓數約幾惟在
奇偶方圓即冒費隱對待者一也絕待者一也
可見不可見待與無待皆反對也皆貫通也一

樣猶未了放在
一邊今日三即
論中如何下個
註即免得誤傳
邪註不可莊且
意過者勿怪

意曰莊生自下
此即云樂水畢
也及又福之說

然思起矣且得
後有知其樂所
不到者方許言
智者樂然如
此作意以無
為樂早與我
左邊揮手云仁
者見之謂之仁
右邊揮手云智
者見之謂之智
魚在淵鳥在天
同能自得依然
隨一口氣曰鮮
一僧問趙州狗
子有佛性也無
曰有一僧又問
曰無向在淨山
有客語狗子佛
性有無話一日

不可言言則是二一在二中用二即一南北也

鯢鵬也有無也猶之坎離也體用也生死也善

用貫有無貫即冥矣不墮不離寓象寓數絕非

人力思慮之所及也是誰信得及耶善寓莫如

易而莊更寓言之以化執至此更不可執

逍遙遊 古作第一

支公曰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

郭子玄曰大小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

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

勝負於其間哉

炮一

劉須谿曰莊子一書其宗旨專在遊之一字
老子曰吾遊於物之初能識其所以遊則大
略可觀矣林慮齋曰遊者心有天遊也論語
形容夫子只一樂字詩形容周南召南如南
有樛木樂只君子等亦止一樂字至若首一
詩形容胸中之樂并樂字亦不說出此詩法
之妙
楊升菴曰逍遙盡性也
弋說曰人知有所域則動有所礙礙則不能
遊方之外安得逍遙乎子曰知者樂

青莊子莊舄結紉
即是落有無
時正大吠。愚曰
猶子吾初就結
射久矣。
客曰北漢魚何
故化爲鰓。愚曰鰓
是魚耶。客疑鰓
愚曰鰓是鳥耶。
客曰不是魚不
是鳥畢竟是何
愚啗狗子作聲

或問樂地曰大
有人怕無半何
以炮之曰準乎
大地謂之無天
無地也可乎。性
天下至誠爲能
化謂能天下事

誠爲能空也可
乎以無而空其
有以有而空其
無以不著而登
空以法位而空
其不著有如二
用二卽一之
妙叶本契者乎
笑破諸國老叟
不得走索捕風
化作金山烏王
祇是一番怒笑
鄭中舉題云
若道有分別本
出一轍若道無
分別又是兩形
畢竟如何評論
雙佛子云半似

杖人曰遊于未始有之初則已亦無有又安有人又安有萬物之相待又何有小小動靜長短得失之爲累始于鯤鵬之化終于大樹之塊然極不能化者亦能自得於無何有之鄉如神人之自神視此又何物不可化以共遊于未始有無之天哉

盧舟子曰。聖人遊於未始有無之中。故隨萬物之相待。各無相待。而卽以擊之怒之培之徙之笑之悲之。卽以遊之息之而化之矣。是隨大小長短得失之代錯。而本無累也。仁智

炮

三

交圓從容中道是真逍遙

正語曰篇首兩端表法而圓中正中時中可
悟矣似乎舉大化小實是本無大小而大小
時宜各適也無已而無所不已喪其天下卽
藏天下于天下曾知不落有無之提宗乎乘
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無待曾知不落
其不落之正旨乎

北冥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于南冥。南冥者。

杖人云石他乘
北兩翼換出一
天不防視下貴
貴推測元卿身
兄曾見吾能戰
翅已全虧一明
珠波斯能戰能
女能合值你尊
諸志怪何如一
何奇哉
愚曰死水浸透
頃由南事天亦
是地地然然然
因視下而太息
曰是其東面否
所爲北不知其
腹下里猶是焦

其說上繫作格
林路舊曰鳥爲
下一夥字奇聞
五老曰機邊小
鳥下一笑字更
奇大甲曰杖人
求天下大傷心
人來離去往往
往笑傷令人瑞
哭直是常啼者
薩一片血跡此
若我耳法至今
時弄一怒字如
何背切骨入道
然弄一怒字如
何能化其毒甚
天蒼天笑不得
時也是一怒

天池也。
 莊用。從大。魚。淵。其。記。海。云。水。結。黑。康。色。謂。取。之。其。其。懸。其。無。匪。狂。也。小。康。魚。方。之。期。十。

管見曰怒而飛與齊物論萬竅怒呿外物篇艸木
怒生亦此意老子謂萬物並作是也於此以觀其
復則六月息之義可知世人見其怒而不見其息
知其作而不知其復欲免於二氣所役者請於冥
魚未形以前求之正曰安知不爲冥魚未形以前
所役耶西天有自然冥諦外道莫將莊子承招
薛更生曰冥非海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易之冥豫

炮

四

冥升太玄拈出冥字知之乎莊生亦怕人錯認急忙指注一天字來夫既已化矣又何以徒分明印出後天坎離豈非剖心瀝膽之言

石谿曰。忽然道個北冥魚。不過如乾象龍。以譬廣大妙心。楞嚴曰。無邊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虛裏。然不變化。徒溺法身死水。乃化鳥而怒飛。怒字是大爐鞴。不肯安在生死海中。有過人底憤懣。方能破此生死牢關。從自己立個太極。生生化化去也。南冥者。離明也。喚離明作南冥。可參。

愚者曰素王之孫家縣一幅天淵圖莊生竊而裝

新章再舉。妙
前。諸君可
其。以海運
見其。以海
扶搖天。即
之。也。兩
同。是。力
物。化。所
通。近。取。能
是。生。物。即
妙。曰。現。千
身。其。小。如
何。等。自

口。便。最。毛
也。是。野。若
色。何。其。時
能。下。者。知
觀。氏。曰。口
變。化。一。身
大。塊。美。來
風。自。心。都
能。清。水。後
花。紅。
宗。曰。事。與
所。其。與。與
中。將。安。歸
宗。大。似。此
者。不知。此
三。十。天。有

漢之七篇之終以南帝條北帝忽冥其混沌可謂
善收藏者乎玄黃未剖龜馬已具坎離倏忽之毫
毛矣何至龍生金鳳之句始來描邀鯢鵬耶且言
背翼不見首尾衝破琉璃果然倏忽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
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
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
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炮一

五

劉云不識其自喻所得則是篇與紙寫何擇纔說
鵬飛幾句便依稀恍惚入於野馬塵埃生物之息
此豈為鵬翼作注脚耶其視下謂天也已與造化
為人而出於萬物之表方知蒼蒼之非色方知人
世是非起滅生死去來不過如此此心此目豈為
鵬視下耶用心之苦甚於子思之引鳶魚又曰息
相吹語最精雖植物於枝葉皆感也不隨人觀物
故自有見

藥地炮莊

應曰。則。南。知
北。遊。一。南。一。北
也。不。受。成。後
耶。切。是。問。取。得
誰。日。打。之。邊
有人。下。語。云。一
字。兩。頭。應。曰
前後。三。字。早
已。翻。開。迷。障
手。去。也
是。昭。曰。鵬。轉。于
大。我。未。見。力。不
足。者。浩。然。奔。氣
又。配。又。集。孔。云
謂。好。萬。世。之
生。生。之。樂。你。道
誰。能。與。你。道
氣。力。也。無。感。恐
誤。認。鵬。曰。子

不知。笑。未。處。之
羽。毛。得。得。胡。蝶
不知。且。讓。胡。蝶
笑。鵬。說。子。曰
牛。馬。于。山。則。神
矣。較。此。乃。始。開
胸。而。張。其。容。此
一。笑。更。妙。于
鵬。曰
鵬。小。固。至。并。細
察。大。亦。是。鵬
望。此。第一。一。條
移。其。大。并。至
耶。說。到。精。妙。方
知。自。無。盡。大
知。然。不。離。小
知。大年。然。不
離。小。年
在大。者。之。事。曰
何。天。之。高。乃。今

陶石質曰扶搖而上形容其高視下蒼蒼卻以視
上比之又突入野馬塵埃此倒插法無端一物以
往來為遊鵬飛迅速六月乃息世界亦大遼廓矣
譚友夏云野馬塵埃以無所指而妙郭註謂鵬之
所憑則失之矣奇人仰天荒唐致想又代天向下
一看更想得荒忽

集曰六月息非一去六月亦非一住半年而息字
拈得奇正兩相照人以一呼吸為一息六月息又
與海運相照六月天地之氣相遇如呼吸故云息
謂乘此大塊氣機轉盪時候怒飛也乃見動靜不

炮一

六

失其時
杖云蒼蒼言遠非言天也形容九萬里之上非人
所見所可見者野馬塵埃耳世人徒見塵埃糠粃
又孰見神人之遊于天機自然乎有此鯢化乃有
此海運有此鵬飛乃有此風培形容其大而神又
不可得見如此真筆端造化也人只去解天解風
何曾夢見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盂水於坳
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盂焉則膠水淺而舟大
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

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青天而莫之天關。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簣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雲云。萬里。南。適。莽。蒼。者。三。簣。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雲。云。

炮一

七

兩奚字是小鳥不跋大鵬之大是小鳥大悟處。佛法無多子。我性如是。性豈有大小哉。愚者曰。知芥舟乎。留有餘以爲用。善用者用其容者也。培風負天。將以何者爲翼乎。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得宰相。至尊何用。不知微籥。則頑天頑海。頑虛空耳。塞上塞下。亦膠盃也。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

人匹之不亦悲乎。朝菌。大。芝。天。陰。生。壽。上。足。日。則。死。死。生。彭。祖。曰。大。有。方。能。壽。大。千。萬。年。只。在。一。瞬。眼。間。不。得。成。生。生。得。指。春。秋。已。八。千。萬。日。我。見。未。忘。則。笑。小。笑。大。亦。笑。也。不。知。遠。近。則。有。方。無。方。皆。然。也。故。水。由。地。本。自。無。窮。無。極。學。而。不。厭。作。放。之。使。遊。得。乎。層。樓。本。草。不。涉。春。秋。隨。地。而。生。存。仰。天。海。笑。情。即。不。無。爭。笑。落。

炮一

八

郭又云。鵬所以高飛者。翼大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得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若失乎知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難垂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圖南非好高慕遠也。風不積。則天關不通耳。此補莊言外意。劉云。再舉鯉鵬。與前所以言鯉鵬者又不同。此段之意。在冥靈而大椿附之。因八千五百說及彭祖。偶然偶然。其所以爲鵬者。未之言。言之在此。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

待而大興大而不待者殊矣太
小各適之說一
何說同穀隱得
此一辨學者
與此金鳥馬
組相去三百三
十六萬里見摩
首多因情大乎
須源以比魏文
文從君好煙須
是顯三山街上
實仰天笑與放
道同例也耶此
處混矣不得不
辨者否
歸干人事漸近
自然講曲故多
聽不厭怎免搜
子孫寶白

支公曰。鵬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鷦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遊無窮。物物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疾而速。

則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爲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
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眞猶饑者一飽渴者
一飲豈忘烝嘗於糗糒絕觴爵乎醪醴哉苟非至
足豈所以逍遙乎

愚曰大小各適之中。不該椿夭。菌壽亦不該椿久于菌也。不該鵬鷄一視。亦不該鵬高于鷄也。故曰本無大小。大大小小。單見本無大小者是。至人全見本無大小而雅言大小時宜者是。大人。

故夫知聲五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

追隨以結風上
 者半生一月
 一舉行者半月
 遇折半感三又
 返折六號有晚
 需不妨疑者云
 阿曰十五日
 不開十五日
 不問十五日
 都何曰代云
 目是好曰此
 教訓罪正辨
 耶
 諸國遊千平日
 點得三三卦
 點實是六爻
 何咎作六
 是定執六
 又疑通六爻
 者說是實

郭云天地以萬物爲體萬物以自然爲正薛云自然亦是增語郭云乘天地之正卽是順萬物之性薛云亦隔一層語以斥鷃比宰官以大鵬比列子

乃莊文本旨。乘天地以下。乃漆園自道。郭云無待常通。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愚曰。又字費力。此猶隔一層語。知自然無待。亦是增語。乎。聖人只說隨分自盡之當然。豈有待哉。惟真自然不說自然。然。

劉云其自視也其視下也語不待辨而笑隨之矣。鵬者遊之始也出門萬里始見天色及其至此鵬何足言。泠然則在人世是非之外矣。孰若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此是竿頭進步法。身向上事乎。

陶云至人無己而無所不已辨而爲氣卽其功散而爲物卽其名何大何小何修何短何來何去謂之遊哉直禪於無窮強名之遊耳郭云順物故理至理至則迹滅故無功聖者物得性之名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然則大觀之破小知虛遊之遺實累雖狀極于鯁鵬妙至于御風終對待中事耳非逍遙之本致也

孫月峯曰譽不勸是無名未致福是無功無待則無己

野同錄曰無名而名名無所避惟無己而無所不

炮一

己乃能因物付物功蓋萬世謂之無功尼山稱堯蕩蕩乎民無能名達巷稱尼山曰博學而無所成名本自逍遙何容贅言有無

虛舟曰夫焉有倚而萬物皆備於我此不落有無之真無己也巍巍蕩蕩此不落有無之真無功也摩詰曰欲使如來名聲普聞以名空不避名也此不落有無之真無名也至誠神明尊于一切而不離一切故曰乘正而遊

正曰人知息爲無待而不知遊爲無待人知遊於無者爲無待而不知遊於有者爲真無待乘物以

遊心者無無者也卽是無非有之外更拈出無也拈出者巧指耳造閉耳學易乃不爲黃葉所惑顏伯玉曰不貧無而壞相方爲識法根原耳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寶也吾將爲寶乎鶴鶴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

炮一

十二

而代之矣郭云爲之出於無爲也取於堯而是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爲者此老莊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爲之域而不返也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於天下而許由與堯契爲匹矣夫與物冥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惟感之從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爲天下君也若

郭云爲之出於無爲也取於堯而是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爲者此老莊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爲之域而不返也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於天下而許由與堯契爲匹矣夫與物冥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惟感之從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爲天下君也若

公遂如棧有注
人譴責易觀戲
終非鼎立一語
可顏色也丑哉
小曰登高騁一
醉去睹吾能壯
德公林杜高諸
葛乃拜之足不
隨釣客影步
可慰高士傳以
無名爲上亦以
供養無主之魂
也耶杜在諫耳
帝者親到箕山
又有汲耳在側
腋痛痛快若飛
莊子爲隱者今
謂莊子爲隱會
豈不更爲大學
加一風光

陶云賓之一字拈得最妙然只見鷓鴣未見化鷓

十三

挂瓢洗耳未免多事請觀皮冠致疑與擊壤一歌
相去何遠

賀長白曰。論以此身還乾坤。則劉伶還多了一鍾。論以乾坤生此身。則許由寧贅在一瓢。聖人中道。可以用造物。可以忘造物。易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愚曰。此言惟不用天下。乃能用天下。後言能平治天下者。卽往見四子之神人也。可知堯許一人。原在名實主賓之外。而不核覆本垂迹。歷然於名實主賓之場。

已矣是則同是
夫子之孝友也
若石紀曰野鳥
紛飛若天地自
長壽盡只諸人
惜問沙門隱長
沙卒曰長長出
不得誰曰未審
出個甚麼不得
卒曰看見日夜
不見日學人不
肯卒曰妙高山
色青又青隱曰
土人入佛知洋

浮山日禪曰將如韓非所云茅茨越席堯鰲舜黑
許由亦何所艷羨而受之耶將如樓陽叔所云申
呂許由皆四岳後堯咨四岳實有讓事許由亦一
諸侯苟安無累何苦受天下所爭之天子而自苦
耶將如王維所云掛瓢洗耳聲非染耳之迹惡外
者垢內病物者自戕此尙不能至於曠士豈入道
之門耶愚曰未夢見在姚康伯曰堯中許由之毒
不惜愚其子而博讓天下以成其高乎虛舟子曰
虞賓在位同其福慶貽丹朱者至矣使以傲資居
上安必其不早開南巢牧野乎哉杖人曰秦伯逃

十四

吳自文周未嘗齒及四五百年後一布衣起稱爲至德若非孔子難乎信矣吾因謂丹朱商均皆至德也有信者乎生爲帝子以必得之天下送人而毫無爭心先自毀晦其德貌爲不才以成就父志豈非大孝子仁人乎可見許由不受天下而先化丹朱矣愚曰正好互相糠粃

公而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
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在姑射之山有神
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

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
不疵病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
者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觀者無以與乎鐘鼓之
聲豈惟形骸有對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
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爲一世
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
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
卑居樸樸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
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
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

炮一

陽言自然喪其天下焉
郭云神人之視山林廟堂其心無異莊叟欲明至
德之人世無自識故託之絕根之外而推之於視
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外傷內無物不順則容雲
斯乘矣無形不載則飛龍斯御矣安於所傷則物
不能傷堯舜者其迹耳必有堯舜之實今所稱堯
舜者徒名其塵埃糠粃耳天下自宗堯舜無心也

窅然喪之寄言四子以明堯之不一於堯
杖云汾陽堯都也藐姑射在實海外忽見汾水之
陽以明堯心即姑射之神也正欲學者悟之曰本
曰迹曰非本迹曰非非本迹寄之四子
愚曰農山三立顏子得喟然之隨時集三聖孟子
點龍馬之睛有合此符者否戰國功利熾如油汙
何來漆園乃有開夫冷眼傷心偏製藥丸沒奈何
畫一帝堯畫一許山又畫一藐姑射有賞鑑家知
此畫下筆之先者否不畫許山安能寫帝堯之骨
以拍世人之背不畫藐姑射安能寫堯許之眼以

炮一

招高士之魂慘澹經營之中有傷心此畫而擲筆
長嘯落花同舞者否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
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
則瓠落無所容非不鳴也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培
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
手之藥者世世以泔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
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泔澼絖不過數金
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
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

樞亦可供養
如何是無何有
之鄉曰父母未
生而欲道一句
若何是父母
未生前句曰
臥其下自知
觀我氏曰白
水香波不解
道通五石一
作而發岸上
然坐無用須
磨一磨
文殊拈一葉
世尊拈一枝
莊子拈一枝
樹曰道殺人
人在其下
莊子曰天上
有河漢河漢
有

有大作世澤
公卿華族
易者言曰
子登天而入
非子登天而
大無非上下
也一以爲而
通其不言之
漁父其以
而自適其
結之遊樂
感致中和
得不得不
從不得不
得不不
化及我
李太白
青龍子

封之能不鉤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汧汧。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生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網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

炮一

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中惠子名。五石。瓠。爲。受。用。實。在。有。青。白。鹿。人。名。號。爲。處。思。謂。之。械。故。同。歸。通。計。謂。之。機。而。食。之。水。自。適。其。樂。也。以。何。廣。者。謂。以。形。用。之。地。也。左。忠。則。妙。曰。况。不。能。下。之。乎。

蘇子由快哉亭記曰。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其武昌九曲亭記曰。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俞貞本引邵子曰。安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閑。雖居人世。上卽是

不達莊子以道
爲遊。遊者
段同。與徒向
句。讀。讀。其子
其以遊。故奇
文。此遊之二
乘。三乘。今人使
以爲至。機。亦
于用大也。
落草曰。無以
之。因是道。通
然自笑。亦道
也。草曰。苦
住。在。樂。樂。樂
事。我。要。推。他。出
來。則。子。將。自
大。乘。人。說。之
通。是。若。即。使
漆。與。身。俱。化
安。自。自。自。自

逍遙乎寢臥其
下。樹。扶。搖。而。上
是。二。時。耶。始。終
不。能。及。矣。此。口
道。德。者。如。何。漆
一。句。云。彷彿。其
無。中。無。邊。不
樂。得。得。觀。耶。應
曰。天。眼。下。觀。道
是。覺。醒。還。是。打

出人間。大死甦來。隨分納些些。亦本分也。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亦本分也。此四語。上下皆收。東坡曰。遊於物之內。而不遊于物之外。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眩亂如隙中之觀闕。焉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山谷曰。委而去之。其亡者。莎雞之羽。逐而取之。其折者。大鵬之翼。通而萬物皆授職。窮而萬物不能撓。豈在彼哉。須溪逍遙菴記曰。瑞世變衰。而犬羊肉之行求蓬累。如脫桎梏。長途倦暑。憩樹而歎曰。清涼境不必美。蔭也有林之杜。生于道周。逍遙甚矣。而不自知也。以

炮一

今日爲不足。焉知後日之苦。今耶。聞此者。憮然而菴具。是矣。然則莊子亦若是乎。曰。遊須又曰。首爲惠子。二難。自譏。自解。以喻托喻。如以夢說非夢。非夢說夢。舉此見彼。未嘗拘拘問答。至末後著其生平之言。不忘。若以爲相譏。眞痴人說夢也。

譚云。逍遙遊。不是無用。只是無所可用。耳。作天眼觀。從天際下視。人爲魚鳥。入我天海。我爲魚鳥。入人天海。眞然者。天下不足喪矣。支公所云。至足是也。看天地。不是天地。看堯舜。不是堯舜。笑翁曰。

猶是半提薛曼曰李長者華嚴論云普門曼殊總
是表法非實有也隨云卽仲尼顏淵亦是表法非
實有是人何其婆心微困耶

三一曰無所可用正在無用有用之中若竟膠無
用之盍是暗痴也狂心若歇歇卽菩提然有小休
歇有大休歇俗人執着且激向那邊去因此執着
那邊更是執着呼蛇容易遣蛇難不見兩端用中
舜下註脚置樽于堯衢耶

石谿曰莊生眞見瘡之血脈方向盤山會裏翻箇
筋斗只解成佛不解度生是拙手用大也吾杖人

炮一

十九

嘗云爲善知識妄想方大菩薩留感佛不捨五濁
安能免哉

唐豹崑言施愚山提戒懼是一息尙存之樂事愚
聞之曰青原白鷺諸公何幸而入此逍遙遊耶夫
德業才學皆以享其性者皆性之所爲也然或執
一節自矜所長不能忘我傑中有傑相形相猜較
長量短計愈深迹愈懸而情愈不樂何也內見我
外見人而不自證其心體之廣大也復以自知者
知至之人幾也乾知大始者至之而與幾也有以
樂天與發憤爲兩截者豈知眞逍遙者乎

或問莊子無己乎曰說以白遺耳功名原無長才
自然夢想不到己最難克不如由我曠觀休那曰
蓮池臨了說名根不得斷鈍阿羅漢入滅盡定其
孤高之我卽名根也李禿翁曰貪生怕死好名三
聖人看破用以殺教虛舟曰幸此三者正互相教
不則無憚好利好盜而已莊子戰國養生拋卻功
名而著書望知己非名根乎自知有孤高之我故
寫虛無以解之口說虛庸猶未能庸奇才難忍惜
此一簣中庸不可能也適得而幾其實證矣不自
欺而遺放是眞逍遙處索性替盜跖滿荷得說破

炮一

二十

言下正顯聖人中道隨分自盡其實而已名不可
得而好亦不可得而避此正訓也聖人萬世爲我
好學不厭全身天地私亦是公此所謂無針鋒許
涉漏也達士至性燦破今古平定澹泊退處旁觀
手筆揮酒爲天地開花一貫無避時乎如此則如
此我何憾乎身無俗累讀破萬卷遊山水間得解
人談咏此福是堯舜釋迦之上不可得矣乃者刀
兵水火剝一峯頭讓汝明窗批點鵬鷗大可憐生
且與落花流水說逍遙逝何嘗有生死人我是非
說

方方舉起看曰
 字經三百篇
 成局
 道家曰形神雖
 道經又曰大悲
 難吾有身易言
 不捷其身而益
 曰萬物皆歸子
 我輩人亦作巧
 語耶此篇首言
 憂偶中間乃言
 兩行母乃主作
 不獲息火既言
 三番乎那蛇恰
 借說父析肉還
 母說現全身自
 是平日用功經
 情如斯非故沈
 洋不可救熱
 者曰險起便行

此暗喻時。兩北
全身如大塊之
唱氣矣。曾知北
醫之枯木生花
耶。中間特地直
破兩端。云不可
坐住。意推此凡
一切注會偶。偶
我偶者。執一奇
耶。奇與偶對。亦
偶也。復之當立
何處耶。真是一
往自迷頭耶。藥
瑤說混無記。頭
上安四。二邊
一新。即求活法
知之乎。許開三

杖云莊子以世人爲物累不能出生死者以有我
也眞吾無我子游只見其似故曰固可使今非昔
總是疑情曾未知吾已喪我我何可喪所喪者妄
執之我見也狙公胡蝶是甯然無己之方引人聞
籟耳若執狙蝶爲我見更起狂風

團覺曰。若知我空無毀我者。物論何足累耶。愚云。震來虩虩。笑言啞啞。喪貝勿逐。而無喪有事矣。怒飛啞。嗟。原非兩際。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音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呬音而獨不聞之蓁蓁音乎

炮

三

山林之畏佳音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音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謫音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音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音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音耶

狂風吼。雷時
風若還許伴奴
傳與中七定會
掃之極耶。壯夫
無志歸大病一
樣兩風兩樣吹
讀此當如歌詩
此是一篇天風
賦傳年叔曰樹
動如風聲映日
見天色。孤石不
鳴。中夜大風不
白。莫與真天
至今莫能測度
蕭散萬物發聲
空紙。層層非古
人字字叫喚
魂奔雲人心來
于此處何得

同天籟也。天籟豈復別有一物哉。耳遇之而成聲者。會而共成一天耳。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爲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而自生耳。生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矣。自己而然。謂之天然。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非有爲也。或謂天籟役物以從己也。夫天且不能自有。况能有物哉。故天也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爲天。誰主役物乎。

劉云寥寥描摸不過山木二物以七八者字而形聲不可勝數于喁明帶前後皆活調調刁刁又畫

炮

二十四

中之遠景而獨不聞而獨不見呼應最奇舉不可見不可聞者俱一筆畫出

陶曰吾有我卽有耦吾喪我則耦忘耦者是非之所以生我者彼是之所以成故篇首卽道破

集云聽聲如响則是非路絕故等之爲籟音響無從則言語道斷故和之以天此齊物論之大旨也

月峯曰以聞起以見收

杖云怒而飛是鯤之氣化爲九萬里之風此則滿天地間皆此風力所轉噫氣所吹也後又曰怒者其誰耶可參可參

九年之花星曜
淹也丹獨奈阿
水中瀾沫色裏
聲香分明是有
不見其形似坐
仙蹤能免香沉
如翠乎誠播香
播得去乎即能
欲定如石壓碑
不識玄旨徒勞
怎靜安得不一
奈何正旋舞時
宮里知恩
交光微道絕不
當却安心在內
劫二賊盡應不
當取和合一計
不知七處八重

道然是非偏從此起知之則知善待之矣
伯玉氏曰火能熟物指熟物而謂之火乎然火有
熟物之利有焚物之害而或棄之或取之守其子
而不知其母則熟物之利亦失矣心與無明不相
離得母召子法本自妙人自接于羣粗耳
譚云夢醒二境入微樂出虛六字形狀更深尋常
說喜怒哀樂又從哀怒中狀出虛數變熟喜樂中
狀出姚佚啓態正口以心闢之所必至業識茫茫
無本可據故屢歎之不足
杖曰根與境會識生其中自己詰難聊騰疑耶僧

藥地炮莊

以曰心如工技
兒參知和技者
業雖難芒砀
不芒砀奈何
通得心師者
無益相乎其
有于此處見
君者遂能止
御行兼如馳
本欲一刀兩
因乃實情放
昔康強強口
玉泉浩誌曰

不得其朕作則竅呿濟則竅虛曾格此非我無所
取之我爲何物耶蓋就人業識中拽轉他鼻頭來
使尋取眞宰耳

百骸九竅六藏該音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悅音
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
相治也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如求得其
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
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爾涅音然疲役而不知其所
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

二一六八三

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劉云。求之造物而不得。求之我身而得其情。五行相生。亦相剋。物論未足爲冰炭。卽一身五藏有口爲冰炭者。四時之更衰旺也。有在四時之外者。憫其心隨形化。教以自證自悟之法。但隨所見而師。

炮

二十七

其成心未有不得師者。不知自身內事而取之於外。是無爲有也。

薛曰。成心者。現成大地之心。一毫不待加添也。歷盡清說。一切仍舊。陶云。法塵之起滅。等聲塵之萬殊。究取從來。樂山虛蒸成菌耳。使之以莫爲宰之者。無朕生滅紛然。寂滅宛爾。此所謂大均乎。受成形則物我立。師成心則是非起。所以然者。不識眞君也。眞心者。未成乎心者也。妄心者。成心也。正曰兩說皆因現量比量而豎此義也。且問此說現量者。成心乎。未成心乎。不見大智論曰。惟善用心。卽

得聖學。慎獨于未發。而明微于中節而已。莊生曰。吻原是設難。游疑使人自奈何之。

御洽氏曰。楞嚴先以見精與緣心對舉。次又別出妙明之與見精。次又別出因明立所之病。總欲破發業潤生之無明。而破及生相之無明也。惟至入地見思惑乃斷盡。而復言回真向俗。留惑潤生。何耶。絕後重甦。乃堪語耳。破相非破相也。乃破識也。非破識也。乃破執也。戴淵盜也。一變而爲良臣。豈二物乎。謂其轉盜爲良。則曰轉識成智。謂其定是一物。則曰識卽是智。大慧嘗欲一刀兩斷。而又曰。

炮

二十八

識得知解起處。卽與知解爲僞。僞。眞圓頭問家親作崇時如何。梁山曰。識得不爲災。曾一奈何否。信解行證。則識神卽佛性。不然。則佛性卽識神也。學人若遇三乘語句。而混說則聖凡不分。邪正不別。或信性而不信相。終墮斷坑。或信相而不信性。必墮常岸。起信論言。生滅相有。粗與心相應者。有細與心不相應者。凡夫粗中粗。權菩薩粗中細。細中粗。佛細中細。然說卽心是佛。又說非心非佛。又說簡理佛。又說事理不二。過緣卽宗。誰粗誰細。若不自己。奈何。安能化粗爲妙。而粗妙變化耶。

杖云相刃相靡固已可悲心與形化芒乎無本益可大哀此莊叟痛與世人提撕生死性命大事然則人豈獨無一不芒者乎不芒者以知天真之獨存爲可據也天真自存之心豈未成乎心者得而是非之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聲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于小成言隱于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炮一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集云吹字與噫字對見得不是風力所轉任其生滅惟聖人獨立于是非之表爲能照之以天而知道通爲一也自言非吹至此謂以明七百餘字作一長行其文與意如草裏驚蛇倏忽莫觀其蹤跡非其正眼未易窺也言非吹至莫若以明爲一層樞始得其環中又結之曰莫若以明爲第二層方點出道字以作活眼次以愛之所以明結成形成心兩成字此後遂出滑疑之聖人結前達者知通

之義如此細細深觀方知波瀾血脈步步有落處指示的別非荒唐也以質直而言之有大必有小百物不廢卽天地之德敦化川流亦有大小大莫載小莫破原無世間是非故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仲尼焉不學莫若以明明因物付物之公是也大圓鏡智照之以天喚作天籟得麼中峯本曰舍塵勞無六度雲居齊曰馬見自影而不驚以斯知不斷分別亦捨心相起信論解曰滅心相非滅心體滅心痴非滅智也不必捨波求水確然混之不得大死活來方許受用得着試以易證自

炮一

有天地見太極隱矣彼方圓對待流行者是何物耶書後畫前何不一照直下白盡而已必無兩層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白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可方不可因是因非非因是是以聖人不內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此言何者亦不可得
林冬春夏秋冬
行郭象之說因
是問諸論以技
然雖千種秋
多夏以自爲天
以爲我得不春
不秋不冬不夏
乎狂惑不止際
怪無端而已矣
虛舟曰四時五
運四方立極四
清之黃帝樂
之方如來非
示五機中道邪
此處奈何一而
方知因是行爲
自從得項
中應明氣中

半點無更增之
日發中道分
不得好時節
聽鳴鳴
張廣曰花葉死
在秋葉之落
張江曰大本
無本末精實還
須得一曰或
欲花不落或
花不生何爲費
心力兩皆終不
能應曰因是已
陳子升友長曰
其爲指一非
天地具在指頭
上既爲馬視一

炮一

三十一

郭云欲明無是非則不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無
彼無是所以立同也夫死生之變猶春夏秋冬四
時行耳死生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
者方自謂生爲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爲死則無生
矣生者方自謂死爲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爲生則
無死矣無生無死無可無不可故儒墨之辯吾所
不能同也至於各宜其分吾所不能異也是以聖
人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故不由是非之途
而是非無不當直明其天然而無所奪故也無心
者與物冥未嘗有對於天下非樞要乎以是非爲

環而得其中者本無是非也故能曠然平懷而乘
之以遊
劉云有彼方生得此故曰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
彼是生而是非死也是非生而彼是死矣是特未
定反覆無窮惟立于萬物之表者看得破
正曰至善統善惡公是統是非能明此因者誰耶
莊生胸中只是放在一邊已耳看得不過如此故
能放下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
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

炮一

三十二

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
謂之而然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
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
舉筵與櫺櫺與西施恢恢怪道通爲一其
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
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
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
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
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
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

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
是之謂兩行
郭云是非紛然無主皆各信其偏見耳至人浩然
萬物各當其分無是非也
義曰伐木于山毀也作屋則成矣咀藥分也合成
劑矣筋角成弓弓則成筋角則毀矣總觀之則無
成無毀而通爲一也以盡人即天言之依然有當
成當毀可成可毀之理謂此理爲不落成毀可乎
點智執毀方之圓而不悟用方者圓

此萬物例列
毛中可參
愚曰雖妙在
莊妙論乎天地
一指其空寧乎
萬物一馬其
校乎急急手
序因長
原云中萬
此老巧構人
觀破三昧從子
悲脫出深將中
萬物作兩片枯
疑伯用新機
其半而止隨分
納些些通得而
幾矣通一不用
萬物作兩片枯
不誤哉

論之天連一指
耶自非絕後再
然此指亦是數
指。曰賢者貴人
無已喻才作怪
不止。曰過得
而幾矣。是解
湯曰。庸夫鄙俗
或山。後學情懷
滿市。曰過得
而幾矣。非結
滿耶。不見道
須大地火輪始
得。

盧舟曰。無是非者如天。明是非者如日。此黃帝之

喻兩行一貫最切者也。誠如天明如日。仁如天。智如日。曾知天卽日日。卽天乎。莊生遮日以剔天耳。周南仲紹熙策曰。不能可否而自爲智。無所執守。而自爲賢。乃竊箕子公平正直之說。爲庸人自便之地。而建皇極之論起矣。攷亭投匭切切哉。林宗不臧否人物。而史雲鄙之。司馬徽三佳字。劉須溪取之。此亦兩行耶。時位然也。易包而決之。君相辨而容之。無喪無得。往往非非。則上收之化矣。杖云物物也。卽本空也。不損人而益大。不益人而損天。子曰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舜執其

藥地炮莊

以名則此物矣
不必究其自怡
也製餅餠以
爲福豈非成而
何謝木棧以
爲屋舍非異而
何

迂曰指通屬人
偏會遠指莫實
隔岸青山忘卻
屋中白飯應者
曰莫認指頭神
結遠近皆在此
中阿姑隔岸青
山似雲屋中白
飯

與人啖肴有而
相之不徹翠翠
休乎大釣釣道

王者勸人公務。皆是使人以私自勸。禮順情資而復言無欲故靜。無亦朝四暮三耶。法行則知恩。無

三十四

亦先怒之以朝三後悅之以朝四耶。然則立一不可到者以困人。而徐解其困以悅之。是何芋耶。或問淡飯難甘如何。曰登山餓火突難防如何。曰竈門坎。

正和歌時正鼓
琴時起得一
念否則與人
亦用指頭人
也耶疑也
無疑和鼓亦
生無本文同
疑琴不免隨
以爲然者以
子深是疑問
疑琴不疑琴
疑琴本亦者
成事亦何疑
子之謂是下
然則滑疑之
傳妙指須知
五韻之
應曰若不從
念處有從接

殊歷然自明
是正者不疑
念即無念早
不正了也一
舉物一物舉
不物子物便
疑此論如何
貴耶故全釋
而爲其不疑
雖全釋其而
爲釋其不疑
且道如何是
一如何是用
朱子子發未
疑疑了一生
老姑疑莫得
容具但疑疑
微釋其快口耳
已也

炮一

三十五

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于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味。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昭文。古。西。琴。者。柱。也。索。也。子。今。也。堅。白。與。石。疑。也。也。郭云。聖人無我者也。使羣異各安其所。安則已。不用于物。而萬物之用。用矣。則雖放蕩之變。用有萬殊。歷然自明。

劉云。世人看得一邊道理。便主張一邊。愛之所以成也。黨禍始此矣。又云。物我皆爲無成。混同縛繞。急欲喚起痴迷。枉勞心力。爭是非也。不必註解。琴綸。但覺其隨物着情。語意動蕩。豈可問夢于夢。莊子文字快活。似其爲人。不在深思曲說。惟疏其溝。封恍如面談。無限開豁。

王陽明答陳九川曰。實無無念時。念如何息。只是要正。

石公答石賀曰。彼以本來無物。與時時拂拭。分頓。

炮一

三十六

漸優劣者。此下劣凡夫之見耳。
陶云。念即無念。故曰未始有物。
杖云。未始有物。一語三教宗本。但人所證有淺深。
薛曰。滑疑之耀。用晦而明也。史記載晏嬰沮孔子。
曰。儒者滑稽。不可執法。合陳亢太宰而知之。孟子。
亦言衆人不識也。
正曰。世教定公。是方外歸委。化立法防奸。則貴明。
托寓藏身。則貴晦。有知明貫明晦。晦藏明晦。本自。
代錯者乎。此謂以明。荀况曰。信信。信也。疑疑。亦信。
也。決曰。以疑激參。此通塞之幾也。以疑藏奸。盡爲。

所欺矣。然生死性命。必當疑至不疑。乃所以決之耳。故曰以明。

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立。

涉江日月星
歷次不齊而
以歲時為其
人必有非辯之
者之邪正淺深
何妨牛馬其器
可叶律呂也耶
聖人觀于物
果然易簡生
粹雖無我見半
斤八兩不相欺
法鼓經云一切
空經是有餘說
大品經云空是
大乘之初門自
知未了名之為
淺若猶為了即
名為偏非了乃

秋偏遠耶故意
使人服耶耶耶
羽破耶市公人
爾釋怨而
此是何因

開章我力指
出心風之狀乃
起論曰夫言非
味也三箇因是

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象毛至小秋而與劉云大秋毫而小泰山莊子端欲在中間又不肯說出此是他占地步使物自得之

羅念菴曰執感以為心即不免于為感所役心無時息則於是非亦有時消矣虛而暫息也是非之則斯亦不可得而欺

許孚遠曰立個是字便有疆界薛曰無適焉者極

炮一

三十七

處去不得云爾因是已猶云因而已正曰因物付物之因君臣道合者也神無方準不亂準即是神法位必混不得豈賣無星秤子教市偷耶消心放下故澆一杓冷水耳先言空後言本空夫言本空者謂不礙于正用也旁窺繫鈴解鈴遂以滑疑之耀造險雄謀危矣哉道理學問則總殺之荼毒詐惑則總赦之相沿煉詐煉佞煉狠煉潑以為迅峭門庭而且藉口于至理之弊遂至于此其奈之何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眇也請言其眇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

三箇以明正是
且奈何故又
無封有眇也
春秋十日並照
聖人懷之衆人
心學事何用
聖德清和任時
早應四鳴可謂
應運到此平懷
此中何等次第
何等分曉此豈
前頭者所難耶
其為現公持許
其家
郭注聖人不論
六合之外恐引
萬物以舉其所
不能也然則非

子德未始之三
等是引萬物以
舉其所不能者
乎聖人言支極
道空為窮極是
引萬物以舉其
所不能者乎六
合之外亦是一
何分曉耶且問
道既無得何以
有為外耶德既
能之而又悉之
分頭只與兩端
多少人若不釋
然何哉
郭者錄曰元年
春正月可以
情易矣李東一
曰歸言子見易
象與春秋而致

郭云道無封故萬物得悉其分域六合之外謂萬物性分之表耳物之性表雖有理存而聖人未嘗論之論之是引萬物以學其所不能也故不論其外而八眇固於自得升菴最賞萬物恣其分域為道無封

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論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廉甘肅林希逸曰樂職足也不大勇不伐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伐而不成五者固而幾何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

欲伐宗脢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于日者乎有義也宗一德也脢一背也胥敖一三國名也十日從甲子至癸巳並出言用也

炮一

三十八

郭云道無封故萬物得悉其分域六合之外謂萬物性分之表耳物之性表雖有理存而聖人未嘗論之論之是引萬物以學其所不能也故不論其外而八眇固於自得升菴最賞萬物恣其分域為道無封

溫公曰：沱潛于江，榛樗于山，兼容之矣。莠于苗，冰于火，欲兼得乎？又曰：艸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自此而外，皆並生于天地間，可以知聖人之懷石簣曰：懷如懷諸侯，兼納而兩存之。

薛曰：懷之一字，乃見斧鉞之下，無限慈悲。與狙公賦芋之意，豈不懸絕。

集云：不知之知，非不知也。注不滿，酌不竭，衆妙之所出。特不知所由來耳。然則知固自知耳。豈待知之而後知乎？知既無知，辯且誰辯？

心易曰：邵云春秋聖人盡性之書。石齋曰：忠恕之

炮一

三十九

書莊子以一懷字寫出春秋因是非轉是非，藏是非，即謂之無是非。故曰：天均是謂大定。看他特地表章春秋，以明齊物論之無是非。

張四維曰：莊子指百家衆技，各見不能相通，譬山林遇風而聲則殊，肢骸具體而用各異，所謂吹萬自己，則物論本齊矣。至天地間正經道理，自不可與百家衆技同論。正曰：神聖葆光，因其秩序統類而物論自齊矣。孔子世家：括論語大有見處。殺子貢不可聞，顏淵喟然二段，乃殺獲麟作春秋，鄧定宇曰：若他人作，必殺兩段于作春秋之後矣。余謂

孔子學易後，乃作春秋，正是行起而解滅也。可信春秋懷之同患至密，方圓一際。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耶？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鰭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且甘帶，鴟鴞食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獼但且以爲雌，麋與鹿交，鰭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

炮一

四十

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于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郭云：無心而不住，故曰神。寄物而行，非我動也。故曰乘雲氣，有晝夜而無生死，故曰騎日月。夫惟無

寂定。

炮

176

竭_レ感_レ色_也。肉_也時_也。其_也夜_也。美_也。司_也滑_也。夜_也。滑_也。求_也。安_也。弱_也。大_也。謂_也。如_也。野_也。

藥地炮莊

二一六九一

炮

四十二

也。稱郭穎云。弔察卓自說。弔亦至是也。龍時異方言。如曰自說謂毀其瓦絕弔而

參詳參詳是
清心佛道耶

林云夢覺二字拈得透。此處看得到。則衛玠之問樂廣之對。未爲深遠。此亦學問中大事。如樂廣之言。則高宗之夢傳說。孔子之夢周公。又何如耶。佛亦有夢。是故佛法十喻中。夢喻第一。非止唯識比量而知之也。參參。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若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吾誰使正之。使同

炮一

四十三

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劉云妙在彼也邪。五字。彼字本無所指。著此冷語。令人悟入。林以爲天均反淺。夫我與若與人皆不相知。及其相知。又只在我與若之間耳。而猶待彼也邪。不言之妙。不彼不此。非莊子不能脗合。
副墨曰。上既言萬世知其解。因此又作一番滑疑。

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于無竟。故寓諸無竟。

郭云和之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適也。忘年故玄。同生死忘義。故彌貫是非。死生是非。蕩而爲一。至理暢于無極。故寄之者不得而窮。

集云欲拈化聲。故設何謂天倪之問。蓋聲出于化。

炮一

四十四

乃無作無爲之端倪。

正曰。聖人著其應該。藏其究竟。究竟原不可究竟。而卽以應該爲究竟。寓諸無竟者。寓諸庸也。物物幾幾。皆是相待。卽是絕待。此莊子喉中旨。惟其曼衍不妨。卽寓滑滑。

莫認着耳根圓通耶。故又化影。莫認影事耶。故又化物。化聲化影化物。又曰必有分矣。分卽是合。物物已耳。雖寓于滑滑。卻不滑滑。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

持指正伸時。伸亦無待。不知伸。更正著書時。指待心。心待指。耶。張元長曰。卓老七十五。家。常劉亦自笑。何爲解東坡學士。院中書。平曉交。道風良苗亦懷。斯百十紙。過街。盡給與。見此意。欲何爲哉。但是不可已。

曰。同在化聲。物我然。罔兩問景。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

參詳參詳是
清心佛道耶
莊子一死生
耶何故著書
人知解耶
情願入地獄
怡然知非便
可憐無知其
解者說無知
化則然然有
參詳參詳是
各不相知
爾爾各各
互爲用其
應及此一大
因非送者何
時時何何
發中中

倒達人遺放才子標新破相者逃玄核欺者據物不可以質測廢通幾豈可以通幾廢質測乎突出難辨硬掃亦痴自非神明其故何能因其代錯而化歸中和也哉不則安用齊物論而且爲齊物論夢話所惑亂矣眞具眼者試齊齊看

老父在鹿湖環中堂十年周易時論凡三成矣甲午之冬寄示竹關窮子展而讀之公因反因眞發千古所未發萬物各不相知各互爲用大人成位乎中而時出之統天乘御從類各正而物論本齊矣復予著簡而銘之曰著卦之惠退藏于密卽方

炮一

四十七

是問兩行貞一不肖子呂智時閱此論謹識之以終卷

埋菴曰大學格物南華齊物楞嚴轉物皆無心異同也學者自既不足非創過高之論以矯之則闕恐人知不則弁髦古人矣苟無其物則根既不存塵無所附根塵絕待心境一如是謂大同唯大同者而後能出世入世無可不可中通曰極物而止此莊所以齊物也非格莫轉非轉莫齊非齊莫格以無物齊之曾格此乎物物無物吾三世之定萬世繩權也眞午會不虛哉不肖男中通記

開書易衍

藥地炮莊卷之二

天界覺杖人評 極九學人弘智集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養生主第三

三一曰莊叟時無生之旨尙未西來老子之學流爲養生家言故莊叟立論詞之謂養生者須識取生之主

石公曰立命順受故不欣長生不悲夭折無生則非養之所能生矣衆人利生故害生聖人不利故不害非深達生死之理惡能養生

炮二

上

小修曰自其獨尊無二曰主管攝若帥曰督虛舟曰陰符云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輕命滅裂藉口舍生何如正告曰養生之主乎天理不落生死而安順中節教養之主所以爲萬世造命者此也

愚曰此篇發明慎獨中節之學以一善刀而藏消盡善惡名刑邵子最賞提刀四顧有旨哉外篇達生曰善養生者若牧羊視其後者鞭之消盡偏養內偏養外者解牛鞭羊曾見此由已問目之歎卻平願曰養正則吉